



只有读懂战国
才能读懂中国
才能读懂
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

戰國風雲三千年

战国风云三千年



同室操戈

许葆云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战国风云三十年

同室操戈
许葆云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国风云三十年 / 许葆云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5.3

ISBN 978-7-5125-0766-1

I. ①战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6712 号

战国风云三十年

作 者	许葆云
责任编辑	潘建农
统筹监制	葛宏峰 兰 青
策划编辑	耿媛媛 王 维
美术编辑	秦 宇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21.75 印张 267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766-1
定 价	36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

Contents

一	003 引子
权臣	011 威风凛凛的君上
	022 邯郸城里的大战
	029 平原君的霸业
	042 孟尝君力压赵国
二	047 苏代巧舌如簧
诡计	055 秦王要看贵戚的脸色
	063 出卖魏国，交换一场灾难
	070 孟尝君又做了相国
	079 秦国名将全是穰侯的人

三 最后的巨子

- 089 巨子到了魏国
- 094 凶杀
- 098 世道人心真的坏了
- 108 如茵馆里的豪杰
- 116 你们若死了，谁为巨子复仇
- 122 齐国一败，秦国就成势了

四 叛逃的相国

- 129 欺君之罪
- 138 五国伐齐，孟尝君的黄粱梦
- 146 燕人举国若狂
- 149 魏国下了伐齐的决心
- 160 聪明过了头就是糊涂
- 169 赵奢杀了平原君的门客

五 济水之战

- 183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
- 190 白起的奇谋妙计
- 196 东方强国崩溃了
- 208 胜利，燕王失去了理智
- 215 赵国得到了和氏璧

六 大梁破围

- 223 大梁陷入重围
- 228 舍己救人的墨者
- 237 赵奢突破安城
- 247 秦军精锐溃散了
- 258 臣子的顶撞招来秦王的报复
- 265 宣太后病了

七 齐国的危局

- 275 墨家也该寿终正寝了
286 刚愎自用的主子
292 淖齿杀了齐王
299 上将军是要攻杀齐王吗

八 乐毅归赵

- 307 陋巷里的“真龙”
317 燕国的霸业败了
328 苏代做了一回忠臣
335 乐毅走了，燕国的败落也就注定了

一
权
臣

引子

周赧王二十八年，也就是秦王嬴则在位的第二十年，初春的一个下午，刚下过一场小雪，天气阴冷，北风朔朔，地上的雪已经化了大半，到处是一层松软的烂泥，大路上行人绝迹，山岭间鸟兽无踪。刚过晌午，官道上忽然蹄声如雷，一支由蕞城出发的秦军骑兵从西方呼啸而来，马不停蹄地从郑邑穿城而过，风驰电掣般直撞入崇山峻岭，踏着满地泥泞沿着崤函绝道向东疾驰而去。

蕞城是咸阳东面的关防要塞，由秦国名将左庶长胡阳驻守，这一万精骑都是胡阳帐下的精锐士卒，而这次亲自统兵的将军却是秦军的大良造白起。由于要走崤函道，白起和胡阳都弃了战车改乘马匹，为了长途奔袭，骑士们全都卸去重甲，每人身上只穿一件束腰窄袖齐膝黑袄，头戴一顶麻布圆帽，脚下一双牛皮靴，背着令六国军人闻风丧胆的手擘劲弩，背后的箭箛中密密插着百支雕翎，手持一条九尺长的扁茎青铜铍，雪亮的锋刃在阳光下灼灼耀眼，铍茎上一簇红缨在风中猎猎飞扬，万骑齐发，兵锋锐利无匹。

崤函道是进出秦国的第一险固要隘，西起崤山，东至潼津，长达数百里，山径崎岖，高低起伏，道路宽处有十丈开外，狭窄之处却是车不方轨，马不并辔，号称天下奇险。秦国第一雄关函谷关正在崤函道口依山而建，深入魏境，是进出秦国最便捷的关隘，也是一座铁打的城池，方圆五里，屯驻精锐甲士万人，当年辩士苏秦佩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六国相印，率中原百万精锐士卒攻伐秦国，至函谷关口，六国之兵裹足不敢进，终于散去。

眼下一万秦军骑兵蜂拥而入崤函道，不顾土崖壁立，山势迂回，大路上到处是车马碾踏出来的沟坎和雪水泡软了的烂泥，只管在这险道之中不顾一切地纵马狂奔，不时有战马失蹄，骑士落马摔伤，后面的人却连扶一把伤者的工夫都没有，尽力向前赶路。

远远只见山道边闪出一个小小的村落，一个穿着黑袍子的老里正已被斥候兵从村里叫了出来，战战兢兢地立在道旁。眼看大军到了近前，这老者慌忙跪倒在烂泥里，浑身颤抖，连头也不敢抬。

秦王以水德治国，所以秦人尚黑，不论老幼个个都穿着一身黑衣，阴沉着一张黑脸，就像冰凉的春水一样冷峻肃杀，缺少感情。

秦国僻居西陲，西与胡地接壤，几百年间战事不断，东与中原相邻，文化上却不相容，被山东（崤山以东）六国鄙视。可是秦国胜在土地广大，关中一带沃野千里，西北边关草场肥美，秦人守着乡土且耕且牧，日子不太好过，也还勉强过得去。

可惜自从商鞅变法以来，这地处西陲的大秦国忽然变了天，秦王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把一个“法”字视作捆人的绳，杀人的刀，罗织出一套森严的法令，事无巨细，皆列于法，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，又创下后世荼毒无



穷的“连坐”之法，以百姓治百姓，以士卒杀士卒，以致鞭笞流拘，劓面刖足，腰斩族诛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一切君王对百姓的役使虐杀皆化其名为“法”，令百姓怨无从怨，恨无可恨。

当君王贵人们把他们的私心私欲全都变成“王法”写进文书的时候，黔首们受的罪就无边无岸了。

自从商鞅变法以后，五千里大秦国成了一座阴惨惨的寒水地狱，在这食人的鬼国之内，无事不触法，无人不犯法，好端端的百姓无缘无故就会成为罪人刑徒，被官家捆绑拘拿，流放苦役，为奴为婢，无理可诉，无冤可伸，甚至连自己所犯何罪、将死于何地都不知道。大秦国六百万黔首人人有罪，个个自危，时时难安，见了官员如见鬼神，吓得毛骨悚然。眼下忽然有一支大军从咸阳驱驰而来，立逼着村中里正到路边答话，却不知他们要干什么，把这山村中的里正吓得魂飞魄散，远远就冲着统军大将叩头不止，颤声问道：“咱这村里没出坏人，也没欠税粮，不知将军至此所为何事？”

那里正只知道来的是个将军，却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秦国的大良造和左庶长。

战国是个强者的时代，只有最强壮敏捷的虎狼才能生存。所以战国名将大多年纪较轻。左庶长胡阳不过四十出头，是个阴沉朴素的人，穿一身和士卒相仿的黑袄，矮墩墩的个子，面目黝黑，嘴角习惯性地微微往右挑着，好像随时都在紧咬牙关，这一脸倔犟之气倒显出他的脾性来，这个楚国来的客卿，以“硬仗死战”而闻名列国。

在他身边的大良造白起年纪才三十来岁，穿一身银线刺绣獠牙纹黑蜀锦袍，皮肤又白，长得又俊，额头宽敞，鼻梁挺拔，两道粗眉下一双斜吊的狼眼，看人的时候总是半侧着头，微眯着眼，显出一股子眼高于顶的桀骜之气，若不是被众将簇拥着，根本看不出他是个踩着士卒的白骨从底层

爬上来的将领，倒像个天生显贵颐指气使的王孙。

这时白起没时间和里正废话，只问：“你这村前有没有齐国人过去？”

“啥？”

“齐国人！”

白起这一声斥喝，把老里正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过了半天才说：“函谷道上来往的人多得很，老汉也弄不清谁是齐国人……”

这个糊里糊涂的老东西惹得白起心头冒火，忍不住瞪起眼来，胡阳知道白起的火暴脾气，怕他发作起来误事，忙走上前来把声音放缓了些，对里正笑道：“没事，咱这支军马是来追赶齐国人，又不是来寻你的，你不用怕。我问你，今天有没有一大队车马从你村前路过，估计能有上千人，都是齐国人，领头的叫田文，也就是齐国的孟尝君。”

老里正想了想：“有！今天上午有好多人从咱村过去，在村吃了个饭，给了好些钱，不是咱秦国的‘半两’，都是这怪麻式样的钱……”说着从腰里掏出一串钱来。胡阳接过看了一眼：“全是‘齐刀’！这准是他们！”瞪起眼来问老里正，“他们是上午到的？”

“早上来的，在村里待了有一个时辰。”看着面前的将军眼色凶狠，老里正越发害怕，赶紧又跪在地上，“咱村都是老实人，也不知道这伙齐国人是咋回事……”

胡阳不再理跪在地上的老头子，回头对白起说：“大良造，从这里到函谷关还有百十里路，孟尝君的人马过去只有半天，估计他们到关下的时候天已黑了，函谷关西接衡岭，东临绝涧，只有一条进出的大道，别说一个孟尝君，就算十万大军也冲不过去！这下齐国人跑不掉了。”

白起点点头，右手一举：“都下马，吃口锅盔歇歇脚，下边的路一气不停，直到函谷关下。”



一声令下，一万骑兵就在小村前下马，从村里取了水，掏出随带的硬面锅盔啃了起来。胡阳在白起身边坐下，低声问：“大良造，我不明白，大王费尽心思才把齐国的孟尝君请到秦国来，一心要让他做秦国的相邦，这货为啥忽然逃走？”

白起咬了一口饼子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他孟尝君心里想啥，咱咋知道。”

见白起这副样子，胡阳越发觉得内里有事了。

大良造白起是头天早上到蕞城的，随身只带了十几个亲兵，凭着秦王兵符和一道盖了王玺的羽檄文书调兵一万，追拿从咸阳出逃的齐国孟尝君田文。胡阳是个精细的人，一直觉得这道檄令来得蹊跷，在这件事上他不敢多问，可又不能不问：“大王的檄令上说要捉拿孟尝君，可我听说孟尝君进咸阳时带了一千多门客，这些人必是精选的敢死之士，到时他若要抗拒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
“若敢抗拒，当场格杀。”

“可孟尝君是齐国的贵人，杀了他只怕不妥……”

白起斜眼看了看胡阳，一声不答。

大凡要紧的人物，嘴里都没有废话，如果说出废话来，那就是在试探虚实。

秦国左庶长胡阳就是个要紧的大人物，很多事他心里隐约明白一些，可不问清楚，他又害怕。现在胡阳是鼓足勇气才问出这么一句废话来的，而白起却没有废话来答复他。

见大良造这副样子，胡阳心里明白了一大半，自己又低头想了半天，才把嘴凑到白起耳边低声问：“这是穰侯的意思？”

穰侯魏冉是秦王生母宣太后的弟弟，也就是当今秦王的舅舅，在秦国掌权二十年，培植了无数亲信，这次领兵的大良造白起和左庶长胡阳都是



穰侯提拔起来的人。

既然同侍一个主子，白起和胡阳形同一党，自然亲近得很。在这件事上白起也不必瞒着胡阳：“穰侯是大王的亲舅舅，做了二十年相邦，现在大王忽然找个齐国人来换他，能行？孟尝君来咸阳就是找死，不用穰侯开口，秦国多少人要拾弄他！孟尝君倒还有自知之明，眼看不是路，自己跑了，跑了也好，省好多事。偏偏孟尝君出走之时盗用了大王的印玺，激怒大王派兵来捉他，可我觉得，既然孟尝君出了咸阳，再弄回去也没意思了。”

胡阳抬起一张黑脸琢磨片刻：“大良造的意思是：让孟尝君逃出函谷关，秦国脸上不好看，咱们要是把他带回咸阳，穰侯的脸上就不好看。”

秦国脸上不好看倒没什么，穰侯脸上不好看，那可是大事了。

到这时胡阳把事情全看明白了，把最后一块锅盔塞进嘴里，喝了两口凉水，翻身上马，冲手下吆喝一声：“走！天亮之前到函谷关，凡是齐国人，见一个杀一个！”

在村边歇了小半个时辰，秦军骑兵再次上马进发，马不停蹄直向函谷关而来。四更将尽，隐约只见山路尽头现出一道灰蒙蒙的城墙，秦国第一险塞函谷关已在眼前，随着胡阳一声令下，一万骑兵挺起长铍纵马直向关前扑来，准备对关下的齐国人大杀一阵，却想不到函谷关下灯火通明，关门大开，几个守关士卒执着长戈立在城门外，关前早已空无一人了。

见此情景，追杀过来的秦军都给弄糊涂了。胡阳飞马赶到关前，冲着士卒吼道：“你们疯了吗？为何此时开关！那些齐国人到哪儿去了？”

守关的士卒睡眼惺忪，也没看清眼前是什么人，不回答胡阳的问话，倒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胡阳大怒，挥起马鞭劈头盖脸地抽了那士卒两鞭子：“找死！敢问老



子！你们为什么半夜开关，不要脑袋了？”

这两鞭子倒把守卒打醒了，赶紧跪在地上：“大人，函谷关的规矩是太阳落山时闭关，鸡鸣之时开关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城里的鸡都叫了，小人才开的关。”

“放屁！”胡阳跳下马来挥起马鞭冲着几个守卒一通乱打，“鸡叫！这才四更天，鸡叫什么！”

几个守卒无缘无故挨了一顿揍，一个个抱着头缩在地上，领头的带着哭腔说：“今天也怪，鸡比平时叫得早，大人您自己听听……”

听守卒这么说，胡阳也是一愣，侧耳倾听，果然，函谷关城内鸡鸣不已，高一声低一声的。胡阳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：“真是见鬼了。”又问守卒：“刚才是不是有一队齐国人出关去了？”

“有，齐国使臣申恪向大王进贡方物，自咸阳而回，刚刚出关去了。”

“还有别人吗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听说孟尝君一行并没有出函谷关，胡阳和白起面面相觑，都给弄糊涂了。琢磨片刻，白起忽然灵机一动：“齐国使臣申恪？有封传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拿给我看！”

那守卒飞奔进城，片刻工夫捧出一张白绢来，白起接过就着火把光亮看了，果然是盖了大印的传照文书，上面的名字确是“申恪”二字。白起细看多时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：“娘的，这个孟尝君还真机灵，‘申恪’分明是‘田文’二字硬改出来的！”用马鞭指着守卒们骂道：“你们这帮吃闲饭的东西，关文让人动了手脚也看不出来！老子擒不住孟尝君，回来就杀你们的头！”一挥手，带着一万铁骑驰出函谷关向东追了下去。

出了函谷关再向前，秦军铁骑踏进了魏国地界，狭窄的山径忽然变成了平坦的通衢大路。这时天色已经放亮，路上的行人忽见一队秦军如狼似虎地冲杀过来，吓得四散乱跑。胡阳策马赶到白起马前：“大良造，再追下去就到曲沃了，太子城里驻着三万魏军呢，咱们这大白天的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，难道魏国人会知道老子何时出关，特意派大军来堵截咱吗？杀孟尝君是穰侯亲自下的令，杀不了他，咱们在穰侯面前不好交代！”

听大良造白起口口声声只提穰侯，一个字也不提秦王，胡阳觉得这个说法十分不妥。可也正因此，他反而不好再劝了，只能紧紧追随在白起身边。一万秦军又向东追赶良久，却见一条大河拦在面前，河上架着一道浮桥，桥对过紧邻河岸一字排开七八辆马车，车辆之间堆着箱笼，又填了些土，临时拼凑成一道短墙，把浮桥堵得严严实实，短墙后蹲伏着三四百人，看样子像是孟尝君的门客，一个个张弓搭箭守住浮桥。

再往远处看，河对岸高岗上隐约可见一座巍然的关隘，正是与函谷关对峙的魏国要塞太子城。一条大道盘卷曲折直通关下，远远可以看见一大队车马正沿着大道往那关隘的方向驰去，相距不过十多里远。

这是秦军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要追杀的目标——孟尝君田文的车仗，可惜，他们到底追不上了。

“晚了，”白起在河边停了马，“追不上了。”

胡阳指着对岸的人说：“要不咱们冲过桥去，把这些门客杀几个也好。”

秦军有一万精兵，对面只有几百个齐国人，白起真要率军冲杀过去，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把这些人都杀了。可浮桥狭窄，对手又有准备，真要冲杀起来，秦军也必多有死伤。再说，在浮桥这里耽搁一个时辰，孟尝君的车马早就进城了。

“杀这些门客有什么用？白白折损士卒。”